

学术探讨

杨栗山温疫证治钩玄

——蒲辅周老师对《伤寒温疫条辨》的推崇

中医研究院第二临床医学研究所 薛伯寿



蒲辅周老中医遗像

蒲辅周老师（1888～1975年）学识渊博，擅长治外感热病，对“伤寒”、“温病”、“温疫”各家学说有精深研究，积累了六十余年的丰富临床经验。他既善于融会贯通“伤寒”和“温病”学说，又博采温病和温疫各家之长，而对杨栗山《伤寒温疫条辨》甚为推崇。蒲师常说：“治疗急性病，尤其急性传染病，要研究杨栗山的《伤寒温疫条辨》”。

《伤寒温疫条辨》（简称《寒温条辨》），杨栗山撰于1784年，时年79岁。杨氏云：“古无瘟字疫字”，故他所述温病实即温疫，与四时温病有异。本文结合蒲师对杨栗山温疫学术成就有关论述，分别对杨氏学术思想渊源、杂气论的继承与发挥、温疫证治的创见、温疫之治尚须与四时温病互参等方面加以论述。

杨栗山学术思想渊源

杨氏学有渊源，上溯张仲景《伤寒论》，其“常气”、“杂气”之说出自吴又可《温疫论》，气分、血分之说出自张璐《伤寒续论》，方药治疗

出自刘河间外感主火热。本此以辨温病与伤寒之异，辨治温病与治伤寒之殊。杨氏云：“读仲景书，一字一句，都有精义”^{〔1〕}。他从《伤寒论·平脉篇》看出温病脉证根源，看出温病得于杂气；亦从《伤寒论》“凡治温病，可刺五十九穴”^{〔2〕}，看出温病治法与伤寒不同，认为“仲景治温病，必别有方论，今不见者，其亡之也”^{〔3〕}。杨氏在自序中说：“有晋以后之谈温病者，皆伪学也，惟刘河间直格（《伤寒直格》），王安道溯洄（《医经溯洄集》），以温病与伤寒为时不一，温清不同……。然于温病所以然之故，卒未能阐发到底。……一日读《温疫论》，至伤寒得天地之常气，温病得天地之杂气，而心目为之一开；又读《难（续）论》，至伤寒自气分而传血分，温病由血分而发出气分，不禁抚卷流连，豁然大悟。……于是集群有之粹，择千失之得，零星采辑，参以管见，著《寒温条辨（辨）》九十二则，务辨出温病与伤寒，另为一门，其根源脉证治法方论，灿然昌明于世”^{〔4〕}。杨氏承前启后，对伤寒温疫条分缕析，辨其病因之殊，证治之异，如快刀破竹，永断葛藤；如明镜取形，不隐毫发。

蒲师认为：杨氏学术成就渊源，主要受到吴又可《温疫论》的启发，而上溯经典，旁及诸家，继承发挥了其杂气学说，而阐明了伤寒温疫证治之异。并认为温疫与四时温病有别；温疫为杂气为病，传染性猛烈，往往大流行，杨氏论述颇详，余师愚亦有“疫疹一得”之高见。临床灵活运用杨氏十五方，治疗杂气温疫疗效很好；四时温病是六淫为病，多数传染性较小，

气候正常则发病少,反之则发病多,《寒温条辨》虽有论及,而《外感温热篇》、《温病条辨》等书论述甚明。

对杂气论的继承与发挥

杨氏继承与发挥了《温疫论》病因学说,认为风温、暑温、湿温、秋温、冬温,皆为六淫“常气”为病,伤寒亦时气之一,而温疫致病原因既非六气,亦非时行之气,而是天地间种种不一之杂气,因来而不知,着而不觉,人唯向风寒暑湿燥火所见之气求之,或责之温暑凉寒时行之气。《寒温条辨》“批语”云:“人皆知仲景之法自叔和而明,不知亦自叔和而晦”⁽⁵⁾。王氏《伤寒论》“序例”有云:“寒毒藏于肌肤,至春变为温病,至夏变为暑病”⁽⁶⁾。则温暑之病,本于伤寒而得之,又何怪后人治温病,皆以伤寒方论治之!

杨氏推崇吴又可杂气论,并为杂气找到了经论源流。他说:“细玩《伤寒论·平脉篇》,曰清邪中上焦,浊邪中下焦,阴中于邪等语始翻然顿悟曰:此非伤寒外感常气所有事,乃杂气由口鼻入三焦,拂郁内炽,温病之所由来也”⁽⁷⁾。认为温疫“各随其气而发为诸病”⁽⁸⁾;惜于当时无仪器不能直观病原体,同时论述了各种温疫之邪侵袭人体,受病的脏腑组织不同,“专入某脏腑、某经络,专发为某病”⁽⁸⁾(类似近代“腮腺炎”、“乙脑”、“流行性脑脊髓膜炎”、“霍乱”等各有特定病菌病毒,各患一定脏腑组织)。阐明了温疫既有大流行,“延门阖户”⁽⁸⁾,也有散发,“偶有一二人”⁽⁸⁾;更阐明了空气和水的污染以致温疫流行蔓延,“种种秽恶,上溯空明清净之气,下败水土污浊之气,人受之者,亲上亲下,病从其类”⁽⁹⁾。杂气感则一时不觉,“先时蕴蓄”⁽¹⁰⁾(相当传染病的潜伏期),发病之初一般“邪微病微”⁽¹⁰⁾,邪毒日益鸱张而致病甚,并认为外感无名暴病顷刻即亡,皆为温疫所致。这些记载与现代对传染病的认识颇有相似之处,极为可贵!

蒲师认为:杨氏对杂气论的继承发挥,是祖国医学对温疫病因学说的科学论断。经云:“必伏其所主,而先其所因”。病因为本,症状为标,

温疫病因的继承发挥,是杨氏对温疫证治尤多创见的基础。

对温疫证治的创见

杨栗山《寒温条辨·发表为第一关节辨》中,论述伤寒与温疫“唯初病解表前一节治法,大有天渊之别”,阐明辛凉宣透为温疫治疗之重要环节,乃发前人之未发。杨氏认为,伤寒感冒风寒之常气,自外而传于内,又多在冬月,非辛温之药,何以开腠而逐寒邪?此麻黄、桂枝、大青龙之所以可用也。若温邪得于天地之杂气,拂郁在里,由内而达于外,故不恶寒而作渴,此内之郁热为重,外感为轻,兼有无外感而内之郁热自发者,又多发在春夏,若用辛温解表,是为抱薪投(救)火,轻者必重,重者必死。

杨栗山对温病的治疗自云:“余推广河间双解、三黄之意”⁽¹¹⁾,但有发挥与创见。他说:“河间双解散、三黄石膏汤俱用麻黄,仍是牵引叔和伏寒暴寒旧说,盖温疫热郁自里达表,亦宜解散,但以辛凉为妙”⁽¹²⁾,故对双解散、三黄石膏汤亦为增损。并云:“温病表里三焦大热,渴欲饮水,烦躁不安,多见奇怪不测之状,增损三黄石膏汤、增损双解散、升降散三方并为对证之剂,予每随证用之,救坏病得生者若许人,真希世之珍也”⁽¹³⁾。

杨氏阐明温疫用辛凉透达之理有二,其一,温疫盖拂热自内达外,热郁腠理之时,可先见表证,表证即里证浮越于外也。若不用辛凉解散,则邪热不得外泄,病之轻者,神解散、清化汤之类;病之重者,芳香饮、加味凉膈散之类,而升降散、增损双解散尤为对证之药。其二,温病热毒至深,表里俱实,扬之则越,降之则郁,郁则邪火犹存,兼之以发扬,则炎炎之势皆烬矣。扬之则越,兼之以发扬,即宜辛凉宣透,里之毒火则宜苦寒直折,表里同治,内外分消其势。病之轻者,加味凉膈散;病之重者,增损三黄石膏汤之类。

杨氏温疫十五方,僵蚕、蝉衣为必用之品。升降散中僵蚕、蝉衣尤为君臣之药,用其辛凉透邪,轻浮解郁,以防表气郁闭,热不得越;然而温疫火毒甚,传变极速,一日可数变,故辛凉宣透

之品多与黄连解毒汤、承气汤相合使用,这是温疫治疗特点。辛凉宣透除用僵蚕、蝉衣外,增损双解散配用薄荷、荆芥、防风,神解散配用银花,清化汤配用银花、连翘,加味凉膈散配薄荷、竹叶,增损三黄石膏汤是辛凉重剂白虎汤合黄连解毒汤加味,这些方剂的灵活运用,都渗有辛凉宣透的治则。由此可见辛凉宣透是治疗温疫初起的重要环节,由于温疫火毒内盛,故辛凉往往复以苦寒。

蒲师认为,杨氏对升降散辛凉宣泄、升清降浊的发挥应用,是他学术成就之一。其方以僵蚕为君,蝉蜕为臣,姜黄为佐,大黄为使,米酒为引,蜂蜜为导。杨氏考诸本草,僵蚕味辛苦气薄,轻浮而升,阳中之阳,故能胜风除湿,清热解郁,散逆浊结滞之痰,辟一切怫郁之邪气;蝉蜕气寒无毒,味咸且甘,能祛风而胜湿,涤热而解毒;姜黄味辛苦,大寒无毒,祛邪伐恶,行气散郁,建功辟疫;大黄味苦大寒无毒,上下通行,盖亢盛之阳,非此莫抑;米酒性大热,味辛苦而甘,驱逐邪气,无处不到;蜂蜜甘平无毒,其性大凉,清热而润燥。“其名曰升降散,盖取僵蚕、蝉蜕升阳中之清阳,姜黄、大黄降阴中之浊阴,一升一降,内外通和,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。此方可与河间双解散并驾齐驱,名升降,亦双解之义”。升降散为治温疫的首要主方,表里轻重皆可酌用,蒲师认为,“温疫之升降散,犹如四时温病之银翘散”,启发应用升降散之门径。

杨氏在“温病脉证辩”中论述,温疫“急以逐秽为第一要义”⁽¹⁴⁾,并倡三焦分治,皆必兼以解毒。“上焦如雾,升而逐之,兼以解毒;中焦如沤,疏而逐之,兼以解毒;下焦如渎,决而逐之,兼以解毒。恶秽既通,乘势追拔。勿使潜滋”⁽¹⁴⁾。温疫一发则邪气充斥奔迫,如蠲举蜂涌,势不可遏,其实不过三焦毒火深重,故火毒重为温疫特点及其本质。十五方中除升降散、芳香饮外,基本都合用了黄连解毒汤加减,尤其黄连、黄芩为必用之品,梔子在十一方中皆用,有的方还配合用银花、连翘等。增损三黄石膏汤是解毒汤合白虎汤加味;解毒承气汤是解毒汤合大承气汤加味;加味六一顺气汤是解毒汤合三一承气汤加味;

增损双解散是解毒汤合六一散、升降散、调胃承气汤加味;加味凉膈散是解毒汤合升降散、调胃承气汤加味。杨氏虽宗吴又可“承气本为逐邪”,而本“有故无殒”之旨,又不晦于其寒凉郁遏胃气,以及黄连守而不走之说,黄连是杨氏善用的清热解毒药,并常与大黄相合使用,大黄、黄连为解毒逐秽之主帅。由此可见,杨栗山既重视清热解毒,又重视攻下逐秽,两者常结合使用,凉膈散、增损双解散等,更是辛凉宣透、解毒逐秽并用,以解温疫表里三焦大热,阐明了温疫逐秽为第一要义以及解毒的重要性。

在“六经证治辩”中,论述了温疫表里浅深轻重缓急之治,以及温疫救逆等法,这又是杨氏学术成就之一。其一,阐明辛凉宣透、清热解毒、攻下逐秽在温疫病程中的应用,温疫“一发则炎热炽盛,表里枯涸,其阴气不荣,断不能汗,亦不可汗,宜以辛凉苦寒清泻为妙。轻则清之,神解、清化、芳香之类;重则下之,增损双解、加味凉膈、升降之类,消息治之。……温病清后,热不退,脉洪滑数,或沉伏,表里皆实,谵语狂躁,此热在三焦也,加味六一顺气汤、解毒承气汤大下之”⁽¹⁵⁾。而且论述了清补兼施、攻下兼补法,“温病下后,厥不回,热仍盛而不退者,危证也。如脉虚人弱,不可更下,黄连解毒汤、玉女煎清之;不能不下,黄龙汤主之”⁽¹⁵⁾。其二,温疫救逆,创清营解毒、宣散蓄热之大复苏饮,用于“邪之越经而传于心”⁽¹²⁾,相当叶天士“逆传心包,热入营血”之说,其方用犀角地黄汤合黄连解毒汤、六一散、生脉散加味,为温疫热入营血、津液精血耗伤的有效之方。“若停滞已尽,邪热愈盛,脉微气微,法无可生,至此,下之死,不下亦死,用大复苏饮清补兼施、宣散蓄热,脉气渐复,或有得生者”⁽¹⁵⁾。更论及温疫后期真阴欲竭,宜于大剂滋阴,但所用之六味丸不及三甲复脉汤、大小定风珠之类。亦有少数温疫患者,或因素体虚弱,即所谓四损不可以常法正治,当从其损而调之,或因误治,阳气虚脱,遂转为阴证,但温疫热变为寒者甚少,而且其根源,原是温病,温补药中,宜兼滋阴之味。蒲师甚赞此论,法其意用于“乙脑”等抢救之中,而获较好疗效,挽救了一些病

危患者的生命。

杨氏虽晚于叶天士,但全书未提及叶氏之书及叶氏之论;杨氏之书却早于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十四年,杨氏对温疫之病因证治基本有独自の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,不同于叶吴之一脉相承,重点发展了吴又可温疫学说。

蒲师常说:“温疫最怕表气郁闭,热不得越;更怕里气郁结,秽浊阻塞,尤怕热闭小肠,水道不通”,认为杨氏三焦分治祛邪,辛凉宣透,清热解毒,攻下逐秽,辨证使用,甚为重要。若用之得法,可无表气郁闭,里气郁结,热闭小肠,邪入心包之虑。可见杨栗山对温疫证治,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温疫之治须与四时温病互参

温疫与四时温病虽有差别,但也有内在联系。《寒温条辨》是伤寒温疫对照,对四时温病亦有论述;《温病条辨》等书,虽主要论述四时温病,亦载有温疫内容,而且往往相合论述。蒲师认为:叶氏倡卫气营血辨证,尤其“入营犹可透热转气,入血就恐耗血动血,直须凉血散血”,而用清营汤、犀角地黄汤之类,“通阳不在温,而在利小便”,而用淡渗利湿、芳香化浊、辛开苦降等法;“逆传心包”之论,而采用牛黄丸、紫雪丹、至宝丹、神犀丹等开窍逐秽,宣闭解毒,都是叶氏突出贡献,为抢救热病,包括温疫在内而见热入营血、湿邪郁遏、昏迷痉厥等重症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,故温疫必须相参应用。吴鞠通在热病津伤,采用五汁饮、益胃汤、生脉散、增液汤;热陷下焦,真阴耗竭,采用加减复脉汤、大小定风珠之类,这是温病学说在养阴方面的重大发展,温疫亦须相参应用,上述皆可补《寒温条辨》之不足。而杨氏云:“四证(风温、暑温、湿温、秋温)乃时行之气所发,与温病根源不同,而怫热自内达外,与温病证治相同,余每以温病十五方,时(视)其轻重而施之屡效,盖能涤天地疵疢之气,即能化四时不节之气”^{〔16〕}。蒲师亦说:“四时温病之中亦偶有兼秽浊杂感者,须细心掌握,治疗须与温疫相参,才能提高疗效。”由此可见,运用温疫治疗法则亦可补四时温病

之不足。

蒲师治疗“乙脑”总结提出了辛凉透邪、逐秽通里、清热解毒、开窍豁痰、镇肝熄风、通阳利湿、生津益胃、清燥养阴等八法,此八法是蒲师综合温病和温疫之长,不仅适用于四时温病,亦适于温疫,十分珍贵。

结 语

蒲师认为:杨栗山学术思想上溯经典,旁及诸家,而主要渊源于吴又可,并阐明发挥了杂气论,这是祖国医学对温疫病因而、病理、传播途径、流行病学的重大发展(许多记载与现代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颇有相似之处),也是祖国医学光辉之页。

杨氏对温疫证治的创见:其一,辛凉宣透是治疗温疫初起的重要环节,并阐明温疫用辛凉透达之理。由于温疫火毒深重,往往辛凉复以苦寒,而对升降散的有关论述,为其学术成就之一。其二,温疫急以逐秽为第一要义,除辛凉宣透外,既重视攻下逐秽,亦重视清热解毒,而且两者常结合使用;亦有辛凉宣透、清热解毒、攻下逐秽三者相合使用。其三,温疫救逆,创大复苏饮清营解毒,宣散蓄热,类似叶氏逆传心包之说,其方类似清营汤。其四,论及清补兼施、攻下兼补以及滋阴扶阳等重要法则。

杨氏对温疫之病因证治,一脉相承,基本有一完整体系,发展了吴又可温疫学说。蒲师对杨栗山代表著《伤寒温疫条辨》评价之高,并不亚于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,一偏重于温疫,一偏重于四时温病,各有所长,亦有内在联系,必须互参。

参 考 文 献

- (1) 杨栗山:《伤寒温疫条辨》·卷一温病与伤寒治法辨,上海江东书局,1931年版;
- (2) 卷一温病脉证辨;
- (3) 卷一寒热为治病大纲辨;
- (4) 自序;
- (5) 卷一温病与伤寒根源辨,正文上批语;
- (6) 卷一温病与伤寒根源辨;
- (7) 卷一温病与伤寒治法辨;
- (8) 卷一温病是杂气非六气辨;
- (9) 卷一杂气有盛衰辨;
- (10) 卷一行邪伏邪辨;
- (11) 卷一两感辨;
- (12) 卷四医方辨引;
- (13) 卷三烦躁;
- (14) 卷一温病脉证辨;
- (15) 卷一六经证治辨;
- (16) 卷一温病非时行之气辨,自按。